

天涯诗海

千年元宵情

(外一首)

■ 魏益君

从唐诗宋词的远古走来  
一路车马喧嚣,一路箫鼓喧天  
化作千百年来,最热烈的期盼

人们相约结伴,赏月观灯  
快乐在喧嚣中怒放  
月色在灯火里阑珊  
一年蕴积心中的情愫  
都在这狂欢之夜尽情宣泄  
一年劳作的艰辛  
都在这美好时刻得到补偿

多彩的花灯,在长街交织  
龙灯舞动,演绎二龙戏珠  
荷花绽放,寓意月藕莲心  
鲤鱼跃动,象征鲤跃龙门  
游鱼嬉戏,描绘水波潋滟  
人们把对新年美好的憧憬  
都在一盏盏花灯里默默诉说

灯火长街

鼓点敲碎了暮色  
龙鳞在灯笼下翻涌  
游成一条发光的河  
狮眼眨动  
唤醒千年的传说

青石板记得  
每一个脚步的厚重  
糖葫芦的脆甜  
在孩童的笑声中融化

老者的臂膀  
依旧如铁  
将龙头舞成一轮满月  
少年的步伐轻快  
踩着未来的节拍

龙与狮在街心相遇  
画出一个圆满的圆  
像极了  
碗中浮沉的元宵  
包裹着滚烫的期许

锣鼓是今夜的心跳  
灯笼是永不熄灭的星光  
在这条长街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诗海里,最生动的韵脚

两股钢轨  
穿起一碗元宵

■ 殷建成

故乡的元宵节  
总让我期待,也总让我回味  
当村口的老槐树上挂起红灯笼  
街巷的彩灯串成流动的星河  
元宵之夜,便被  
暖融融的火红裹得严实

那年,我走出苏南山村  
踏上中原铁路一个小站  
从此,无数个元宵节  
在铁轨与枕木间度过

每当夜风掠过铁道线,  
儿时的元宵,便在眼前浮现  
母亲的巧手裹着糯米粉的清香  
元宵在滚水里浮沉,像一颗颗  
被爱焐热的星辰,盛在粗瓷碗里  
甜了舌尖,也暖了流年

钢轨向远方延伸,  
一根连着故乡一根系着岗位  
汽笛鸣响时,我仿佛听见  
母亲轻声呼唤,跟随列车的风  
传过一座又一座桥梁

元宵节,华夏大地的灯火盛典  
我们怀揣着  
故乡的明月,岗位的担当  
还有心中,不曾熄灭的梦想与  
希望

阔步迈向比春风更辽阔的诗与远方



热腾腾刚出锅的元宵。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节日「筷」乐

□ 钟芳



团圆的温馨时刻。蒙海龙 作

每逢春节来临,我国民间有添换新碗筷的传统习俗,其寓意一是添丁添碗,表示子孙满门,有添福之意;二是添新碗,置新箸,来年米谷停不住,有添财之意。

暮色未合,厨房的窗玻璃上便已晕开一层橘黄的暖光。那是外婆的身影,正俯在一方八仙桌前,忙碌着她一年一度最郑重的仪式——摆元宵果盘。我倚着门框看,灯光斜斜地切过她花白的鬓角,那专注的侧影,好像不是在摆弄零嘴儿,而是在装点一整个春天。

她先捧出一捧油亮饱满的花生,那是秋日阳光晒透了的。外婆的手,干瘦却极稳,将它们一颗颗,紧挨着沿了那青瓷大盘的外围码放,嘴里轻声念着:“落花生,落花生,落了地就生根,代代子孙满堂。”那圈褐色的、带着麻坑的果实,便如一道厚实的堤岸,圈住了盘里即将到来的、更鲜亮的春色。

接着是瓜子,黑黝黝的,小山似的堆在一角。外婆说,这叫“开口笑”,除夕守岁,一家人嗑着瓜子,说说笑笑,嘴闲了,心就近了。她特意留下一些,并不全倒入盘,而是撒了几粒在盘子外头的桌面上。见我疑惑,她眼角的皱纹里漾开一点神秘的笑:“这是给夜里巡游的‘老鼠嫁女’队伍备的喜钱,它们得了甜头,一年都不来扰你清静呢。”

重头戏是橘子。七八只金灿灿的,带着几片墨绿的叶子。外婆并不随意堆放,而是将它们蒂朝外,脐朝内,沿着花生筑起的“堤岸”,小心翼翼地摆成一朵重瓣的花。每放下一只,都要轻轻调整角度,让它们肩挨着肩,亲热地拢在一起。“这叫‘橘(吉)祥如意’,还要团团圆圆。”摆好了,她退后一步端详,那圆盘里,便真像绽开了一朵暖洋洋的、芬芳的太阳花。

最后,她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得最正的苹果,用软布擦了又擦,好似擦拭一件珍宝。然后,她将稳稳地、端正地,安放在那朵“橘子花”的花心。那一刻,所有的花生、瓜子、金橘,都如同有了方向,众星捧月般拱卫着这浑圆的平安。“苹果镇中央,一年都安康。”外婆的语气,是完成了某种神圣契约

光阴故事

月下“偷青”

□ 赖永亮

记忆里元宵节的月亮,总是像母亲刚烙好的饼,圆圆的挂在山梁上。村子被月光照得通体奶白的时候,“偷”字才最贴切呢。我们那儿的偷青,每年元宵节晚上到别人的菜地里去偷点青菜,一年都有好运气。天一黑,约上阿莲、芳芳,三个小丫头鬼鬼祟祟地潜入夜色里。月色朦胧,能看见田埂上的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但又不是很亮,让我们“偷”得心安理得。

第一块地就是村头王婆家的,她家的蒜苗长得正好,绿油油的,整整齐齐的。我们趴在田埂上,阿莲推了我一下说:“你先去!”我咽了一下口水,猫着腰溜进去,刚碰到蒜苗,咚咚咚的心跳声就像敲锣打鼓一样,随便掐了几根就准备溜出去,结果“吱呀”一声门开了——我们仨立马趴到地上,连气都不敢出,王婆慢慢走到坝边上,朝着月亮咳了两声,自言自语地说:“今晚的月光真好,地里肯定有不少老鼠。”说完就转身回去了,门也没关。我们愣了好一会,阿莲忽然捂着嘴笑起来:“她说的耗子是不是说我们?”我心里一热,又悄悄地掐了两根最嫩的菜叶。

有了这次经验,我们胆子就更大了,转到李婶家的白菜地里去。白菜包得特别紧实,像一个个胖娃娃,我正要伸手的时候,芳芳突然抓住我的胳膊说有人!只见一个人蹲在地上的一侧,我们两个都被吓了一跳,等看清是邻村二丫才放下心来,我们做个鬼脸,各自干自己的活,井水不犯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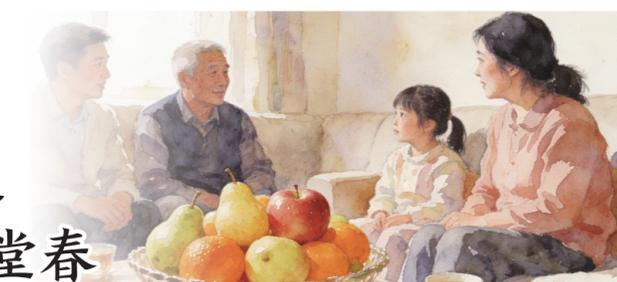
最危险的就是去陈伯家掐豌豆

生活记事

外婆的果盘,摆着满堂春

□ 郑显发

地踏实与安宁。盘子似乎满了,可仪式还未完。外婆又变戏法似的,拈出几粒金黄的、半透明的冬瓜糖,像几片融化了的蜜蜡,轻轻搭在苹果与橘子的缝隙间。蜜饯的甜香,混着果皮的清芬,一下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她说,这是“甜头”,日子再淡,嚼一嚼,总能嚼出点甜味儿来。暮色终于四合,鞭炮声零星响起。那盘五彩的、饱满的、寓意深长的“满堂春”,被端正地摆在堂屋的供桌上,与烛火、先祖的牌位一起,静候着新旧交替的那个神圣时刻。我



百果千意,承载着外婆的爱。蒙海龙 作

后,忽然觉得,外婆摆下的,哪里只是一盘零食呢?她摆下的,是大地春发的秩序(花生落地生根),是人间烟火喧嚷的喧嚷(瓜子开口常笑),是阖家圆满的祈愿(金橘团抱),是生命平安的基石(苹果镇中),更是穿透岁月之苦的那一丝隽永回甘(蜜饯蘸甜)。

一室烛光摇曳,满屋暖气熏人。那果盘静静地盛放在那儿,光华内蕴,不言不语。我却分明看见,那盘里摆着的,不是别的,正是一整个蠢蠢欲动、即将破壳而出的、闹盈盈的春天。而外婆,就是那位最沉默也最虔诚的唤春人。

琼岛风情

府城换花初体验

□ 袁晓燕

海口府城有一项独特的民俗活动,叫做换花节,在农历正月十五元宵夜举行。老早就想去看看究竟,去年新春终于有了闲心闲时,体验了一次换花节。

府城是琼山区的一个镇,曾是琼州府所在地,一直有着元宵节赏花灯的习俗。旧时琼岛没有电灯,正月出门赏花灯时点一把香烛用于照明,遇到没带香烛或者香烛用完了的人,便把手里的香分送几炷出去。赠人香烛是慷慨之举,体现了人性的善良。于是渐渐演变成一种习俗——换香节,互换香烛,互致美好祝福,并赋予泥巴糊到膝盖上,像个泥猴,阿莲笑得直不起腰,我也笑出眼泪,芳芳举着手里的豌豆尖说:“笑啥,陈伯骂来的,今年运气真好!”

回到家,在灶火上洗洗切切,蒜苗炒腊肉,豌豆尖煮汤,白菜焯水凉拌。捧着碗吃自己“偷”来的菜,觉得特别香,月光从窗棂透进来照在桌角上,想起陈伯骂人、王婆唠叨、被二丫吓到的脸,忍不住又笑起来。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月光底下是绿油油的菜地,我们跑着,后面跟着一串串笑声。

如今住在城市里,元宵节灯火通明,有路灯的光,也有霓虹的彩,总会想起那片被月光照得发亮的田野,想起那个偷窃的夜晚,其实偷回来的哪是菜呢?不过是允许孩子们调皮捣蛋,宽容他们放纵自己,村庄用最温柔的方式给孩子们一次狂欢。那故意不关的门、假装没看见的眼睛、骂在嘴上甜在心里的呵斥,才是偷青真正的味道。

“两个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儿脚便开,若要尝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头来。”这是宋代女词人朱淑贞的《咏箸》诗,将筷子拟人化,读起来十分有滋有味。

筷子在古代叫“箸”,后因民间风俗忌讳“箸”与“住”字谐音,有停止之意,很不吉利,于是为讨“口吉”,反其意而改称为“快”,加上“竹”字头,便成为书面文字的“筷”,寓意一帆风顺。

筷子是十分独特的餐具,于国人而言再熟悉不过,一日三餐几乎筷不离手。一双筷子在手,能挑、能扒、能夹、能剥、能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的文明”。每逢春节来临,我国民间有添换新碗筷的传统习俗,其寓意一是添丁添碗,表示子孙满门,有添福之意;二是添新碗,置新箸,来年米谷停不住,有添财之意。

筷子文化源远流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开始使用。《说文解字》说:“箸,饭也。从竹,声。”最早的筷子以毛竹制成,两根小棍,助人们完成摄食大事。以后,逐渐又有人使用兽骨、金银和象牙制作的筷子。《史记》中有“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的记载。意思是说纣王生活奢靡,使用的筷子都是象牙制成的。箕子则在一旁叹息,替国家的前途担忧。到汉魏六朝时,筷子的使用已十分普遍,有钱人家使用的筷子更是制作精良,光亮如镜。汉成帝曾

以一双珍贵的文犀辟毒箸赠予爱妃赵飞燕。

及至唐宋,筷子还成了一些人身份的象征,皇室及官宦宴饮皆用金筷。豪门富贵为了炫耀门第高贵,在宴请嘉宾时,常配以典雅的牙筷或玉筷,其做工精致,欣赏遐迩,正如杜甫诗曰:“犀箸厌厌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纭。”明清时代,镶银筷子非常流行。据说是因为白银有检验食物、预防中毒的作用。

《红楼梦》第四十回里有一段筷子的生动描写:大家吃毕,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镶银箸,按席摆下。那刘姥姥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刘姥姥用她夹鹌鹑蛋,滑溜溜的,左右不顺手,惹的众人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随后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刘姥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银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清代一位美食家曾撰刻于筷上:“劳君易牙,令我知味。”刀笔流畅,语意幽默,使这双象牙筷更具有艺术价值。

筷子在不同的时代也赋予了吉祥的寓意。过去,一些地方常将筷子作为嫁女的陪嫁物,当新人双双入洞房时,闹洞房的一个人往床上扔筷子,一面叫喊“筷子筷子,快生贵子;筷子飞扬,子孙满堂;筷子落

地,状元及第。”朋友之间,常以筷子来显示团结的力量,或为同心协力成就一番事业,或表示忠心耿耿,矢志不渝,便会折筷结义,立誓盟志。在中国传统节日中,八双筷子祝福大吉大发,十双寓意十全十美、团团团圆。小小的筷子,因各时期各地方的民俗,被注入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含量。

如今的筷子文化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许多名胜旅游区专门定制、销售有特别纪念意义的筷子,上面印有名胜古迹或旅游纪念标记,以硬木、紫铜、玉石等为材料,结合景泰蓝、雕刻、烙画、镶嵌等艺术形式多姿多彩。其实,筷子的使用,有高大的物理学原理蕴含其中。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说:“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高妙绝伦地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都能做,不怕高热,不怕寒冷,真是高明极了。”

“殷勤问竹箸,甘苦乐先尝。滋味他人好,乐空来去忙。”一副一副的筷子,既轻巧又灵活,散发着历久弥香的生活气息,可谓中国的国粹,当你借助筷子品尝盘中佳肴时,是否也品味过一副副轻巧又灵活的筷子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呢?

正月十五的晚饭,按着家里的老习惯,元宵总要留在饭后,当作一顿丰盛家宴的甜蜜收尾。

母亲照例端出一只青花大碗,轻轻放在餐桌中央。碗里的元宵在清汤中半浮半沉,白润的皮儿薄而透亮,隐约映出内里芝麻或豆沙的深色,像裹着一团朦胧的月光。热气袅袅升起,在暖黄的灯光下盘旋、弥散。这一刻,吸引所有人目光的,与其说是这碗成为客厅圆心的元宵,不如说是那种即将开始的、温柔的仪式。

母亲拿起瓷勺,开始分盛。她先捞起煮得最透、皮儿最软的那两颗,盛进爷爷面前的青瓷小碗,爷爷牙口不好,需得这般绵软才合宜;又挑出那颗皮儿微微透出黑亮芝麻色的,放进父亲的碗里,那是他最爱的芝麻口味;轮到小外孙的碗时,她特意多添了些汤,又用勺子轻轻将那元宵一分为二,好让它们凉得快些。这哪里是简单的“分食”?分明是在分配一份量身定做的、无需言语的惦念。

接着是传递。父亲接过自己的碗,用勺子轻轻将自己碗里一颗浑圆的元宵,舀进爷爷的碗中:“爸,再添一个,您爱吃的芝麻馅。”姐姐则把她碗里一颗紫薯皮的元宵,轻轻舀进好侍候着脖子的小外孙碗中:“看看这个,紫色的月亮,最让人心头一动的,是刚上小学的外甥女。她拿着小勺,吃力地想要将自己碗里最大的那颗元宵舀起来:“妈妈,你吃这个,甜甜的。”

一时之间,餐桌上只闻碗勺的轻碰声,我们分享的,何止是糯糯的滋味?我们分享的是母亲对每个人细微偏好的深知;是父亲在传递里的沉默关怀;是孩子模仿与回馈中,那初现的温柔。一颗颗元宵,恰似投入心湖的石子,荡开一圈圈温暖的涟漪,从至亲扩散开去。

元宵那“圆”,或许不仅象征着团聚的形态,更象征着爱意流转的轨迹,一条以食物为原点,通过一次次分享的动作,画出的完满温暖的情感之圆。

分享的圆心

□ 黎月香